

# 道林·格雷 的畫像

*The Picture of  
Dorian Gray*

原著

王爾德

Oscar Wilde

蘇鈺恩 / 翻譯及改編

夏青 / 封面插繪

薩那 / 內文插繪



*You will always be fond of me.  
I represent to you all the sins  
you never had the courage to commit.*



你將永遠對我念念不忘。  
我代表你從未有勇氣犯下的一切罪過。



## 目錄 contents

- 1 畫中的美男子 ..... 12
- 2 格雷愛上女演員 ..... 30
- 3 弟弟的警告 ..... 38
- 4 未婚妻的表演 ..... 48
- 5 會變化的神奇畫像 ..... 62
- 6 不可告人的秘密 ..... 72
- 7 與畫家朋友的最後一面 ..... 82

<b>8</b>	格雷毀滅罪證 .....	98
<b>9</b>	梵恩的報仇 .....	110
<b>10</b>	打獵意外 .....	120
<b>11</b>	醜陋無比的格雷 .....	130

◆ 附錄 ◆

王爾德序言 .....	134
天航導讀 .....	136
名著情報 .....	138



## 主要角色簡介



道林·格雷  
Dorian Gray

非常英俊及自戀的公子爺，  
最初純真無邪，因為被亨利  
帶壞而放縱自我，結果掉入  
無法自拔的深淵。

巴瑟·霍華  
Basil Hallward

道德高尚的畫家，對道  
林有一種幾近崇拜的愛  
慕，畫筆下最高的傑作  
就是道林的肖像。





亨利·瓦頓勳爵  
Lord Henry Wotton

貴族出身，巧舌如簧，信奉享樂主義。有一顆壞心眼，以教壞身邊的朋友為樂。他觀察道林墮落的過程，如同在進行一場好玩的心理實驗。

西碧·梵恩  
Sibyl Vane

小劇院的女演員及歌手，  
出身清寒家庭。



詹姆士·梵恩  
James Vane

西碧的弟弟，職業是船員。

The Author



王爾德

Oscar Wild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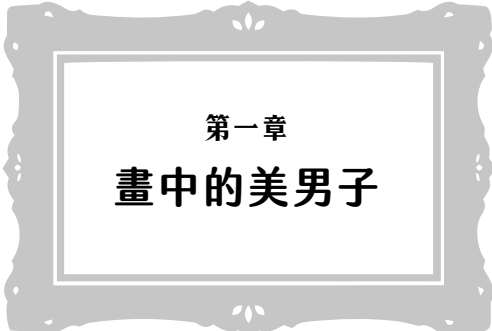
(1854-1900)

出身愛爾蘭的印象浪漫派詩人和劇作家，筆下最著名的長篇小說為《道林格雷的畫像》，其兒童文學作品《快樂王子》亦膾炙人口。

*chapter*



*The Picture of  
Dorian Gray*



第一章  
畫中的美男子

畫室裏瀰漫着濃郁的玫瑰與與紫丁香的香氣，夏日微風吹拂過花園的樹木，花香及灌木的芬芳從敞開的門吹進來。

亨利·瓦頓勳爵正躺在沙發上，和平日一樣手握精緻的煙斗，讓淡淡的煙霧在房間裏繚繞。。

在畫室的中央，有一幅和真人一樣大的全身畫像，畫中人是一位俊美無比的年輕男子。

畫像的創作者——

巴瑟·霍華就坐在畫像前。

「巴瑟，這是有史以來最好的作品了！你一定要把它送去畫廊展覽。」亨利勛爵讚嘆不已。

「我不會把畫送到任何地方去。我哪裏也不送。」巴瑟回答。

亨利勛爵訝異地望着他。

「哪裏也不送？為甚麼呀，老兄？」

「我知道你會笑我，但我真的不能展示這幅畫，畫裏有太多我自己了！」巴瑟回答。

亨利勛爵笑道：「裏頭有太多你自己？畫裏的人根本不像你！你的臉那麼粗獷，頭髮黑的像煤炭，和這個彷彿用象牙和玫瑰花瓣造成的美少年有何相似之處？你從未提起這位神秘美少年的名字，畫像雖然迷人，但我看他根本沒長腦袋，只是個長得好看的花瓶。你根本不像他。」

「你不了解我，亨利。我當然不像他。若真的像他，我恐怕是個悲劇。所有容貌和智慧出眾的人都難逃毀滅的宿命，所以最好還是不要與眾不同。」

「你在說甚麼傻話？」

「在這個世界，醜陋愚笨的人總是佔上風，他們過着庸俗及平淡的生活，不必承受失敗的痛苦。亨利，你的地位與財富，我的頭腦及藝術才華，還有道林·格雷的美貌……我們都將因上天所賜的這一切而受苦，受盡折磨。」

「道林·格雷？這是畫中美少年的名字？」亨利勛爵問道。

「對，是他的名字。我本來不想告訴你的。」

「為甚麼？」

「我也說不上來。只要是我喜歡的人，我都不會透露他們的名字給別人。我喜歡保密，這樣可以給生活添些神秘感。我想你會覺得我很蠢吧？」

亨利勛爵笑了笑，掏出懷錶。

「巴瑟，我該走了。但在我離開前，你一定要回答我一個問題。」

「甚麼問題？」

「你為甚麼不將格雷的畫像送出展覽？我要聽真正的原因。」

「每一幅用心畫出來的畫像，畫的其實不是模特兒，而是藝術家的真象。我不展示這幅畫，是擔心畫像透露出我靈魂的秘密。」

亨利勛爵笑着問：「甚麼秘密？」

「兩個月前，我去參加布蘭登夫人的宴會。正當我和打扮浮誇的貴婦及無趣的藝術學會會員聊天，我突然發現有人正在盯着我看。我轉過身，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道林·格雷。我們的眼神一交會，我便啞然失色，我感覺到即將面臨人生的重大危機。我感到害怕，轉身就走。我快步走向門口，卻撞上了布蘭登夫人。她把我拉回宴會，正當她為我引見各種大人物，我才發現眼前就是那位年輕人。於是，我冒昧請布蘭登夫人介紹我們認識。」

「那麼，布蘭登夫人對那位美男子有何感想？」  
亨利勳爵問。

「大概就是……『迷人的小伙子——我不記得他是做甚麼的——喔，對了，他彈鋼琴——還是拉小提琴呢？親愛的格雷先生。』夫人講得很滑稽，我倆忍不住都笑了，也頓時成了朋友。」

「嗯，笑容作為友誼的開端倒是不錯，作為結束更好。」

亨利勳爵很感興趣，繼續追問：

「巴瑟，再跟我說說道林·格雷的事吧！你們多久見一次面？」

「每天。我得每天見他不可。」

「我還以為除了藝術，你甚麼都不在乎。」

「現在他就是我全部的藝術。他的氣質給了我一種嶄新的藝術手法，一種新的風格。格雷對我太重要了！遇到他之後，我靈感泉湧的畫作，都是我這一生中最好的作品。」

「巴瑟，你說得這麼神奇，我一定要見見道林·格雷。」

巴瑟聞言後，從座位上站了起來，來回踱步。隔了一會，他才說：「格雷帶給我靈感。在他身上，你可能看不到甚麼，我卻看見了一切。」

「那又回到老問題……你為甚麼不公開展覽他的畫像？」亨利勛爵問。

「我說過嘛！因為我不想透漏我的內心，裏頭有太多我自己了。」

「詩人就不會像你這樣，他們知道煽情對於出版很有利，破碎的心肯定很暢銷。」

「我討厭他們這點。藝術家應該要創造美麗的事物，而不該加入太多私人生活的經歷。現在的人好像都把藝術當成是一種自傳，失去了美感的純粹追求。因此，我絕對不要讓世人看到格雷的畫像。」巴瑟感嘆道。

「巴瑟，我覺得你錯了。」亨利勛爵搖了搖頭，忽然想到甚麼，便說：「老兄，我想起來了！」

「想起甚麼？」

「我想起在哪裏聽過道林·格雷的名字。」

「在哪裏？」巴瑟皺着眉問。

「在我姑媽愛嘉莎夫人的家裏。她跟我說過有一個不錯的年輕人，可以到東區幫她忙。他的名字就叫道林·格雷。她說他本性很純真、親切。」

「亨利，我不希望你們見面。」

就在這時，管家走了過來，向巴瑟說：「先生，道林·格雷先生來了。」

巴瑟的神情瞬間僵住了，不安地望向門口。

「哈！這下你非得替我介紹不可了。」亨利勳爵笑着說。

巴瑟轉向亨利勳爵，壓低了聲音，語氣變得非常嚴肅，叮囑道：「亨利，格雷是我最親密的朋友，你姑媽說的沒錯，你不要帶壞他，不要試圖影響他，我的藝術生涯就靠他了，你給我小心一點。」

「胡說八道！」

亨利勳爵笑道，拉着巴瑟去見客。



「巴瑟！我已經厭倦當模特兒了，而且我不想要有自己真人大小的畫像。」道林正坐在鋼琴前，一邊說話一邊轉身。

當道林看到亨利勳爵，頓時紅着臉，連忙站起來道歉：「對不起！巴瑟，我不知道你有客人。」

「道林，這是我的朋友，亨利·瓦頓勳爵。」

在巴瑟介紹之後，亨利勳爵向道林伸出手。

「很榮幸認識你，我姑媽常跟我提起你，你是她最喜愛的人之一。」

「哦，你姑媽愛嘉莎夫人已將我列入黑名單了。上周二，我答應陪她去白教堂區的俱樂部，我卻忘得一乾二淨，我們本來要表演鋼琴雙人奏。」

「你沒去應該沒甚麼大不了，反正觀眾會以為她在表演合奏，因為她一彈琴就會產生雙人合奏的效果。」亨利勳爵譏笑道。

「你真壞。」道林笑着說。

亨利勳爵看着這年輕人，他確實長得很俊美，紅唇、藍眼及金髮……滿臉洋溢着青春熱情以及純情，未受塵世污染一樣，就像一朵潔白的百合。

巴瑟一邊準備調色，一邊準備畫筆，一臉憂心地說：「亨利，我想在今天完成這幅畫。可以麻煩你離開嗎？」

亨利勳爵微笑看着道林，問道：「格雷先生，我該走嗎？」

「不，請你別走。我怕巴瑟鬧脾氣。」

「既然你要我留下，我就留下來。巴瑟，你不會真的在意吧？我記得，你常說你喜歡有人跟你的模特兒聊天。」

「唉，既然道林這麼說，你當然可以留下。好了，道林，站到台上去，不要有太大的動作，也別聽亨利的話，他把所有朋友都帶壞了，除了我之外。」巴瑟說。

當巴瑟專心畫畫，道林就和亨利勳爵閒聊。過了一會，道林突然喊道：「巴瑟，我站累了，我要去花園休息一下。」

「我陪你一起去花園。」亨利勳爵說。

「別去太久啊！我想盡快畫完這幅畫，這將會是我的代表作。」巴瑟說。



出門後，亨利勳爵和道林來到花園。亨利勳爵的說話有一股神秘的魅力：「我們到樹蔭下坐吧！你可別曬傷，曬傷就不美了。」

「有甚麼關係？」道林笑着說。

「關係可大呢！格雷先生。」

「為甚麼？」

「因為你有最美的青春，青春是要好好珍惜的。」

「我感覺不到呀，亨利勳爵。」

「你現在感覺不到，但等你有一天變老、變皺、變醜，你就有感覺了。現在，你有一張美麗無瑕的臉，但青春是短暫的，當你的青春逝去，你的美麗也會隨之消逝。」

道林微微牽起嘴角，勉強笑了一笑。

亨利接着說：

「擁有青春時，要懂得珍惜，不要浪費黃金歲月去聽廢話，不要試圖改變無可救藥的失敗者，不要浪費生命在無知且平凡的庸夫身上。**盡、情、享、樂！去活出你的美妙人生吧！**」

「別說下去……」道林感到動搖又困惑。

「消除誘惑的唯一方法，就是順從它。一味抗拒，只會讓你更想得到它，令靈魂受苦。」

道林瞪大了眼，深受這番哲理震撼。他剛剛採摘的丁香花枝不自覺地滑落，掉在碎石小徑上，彷彿某種東西正在心底悄悄改變。

這時，巴瑟忽然出現在畫室門口，招手要他們

進去。

「快進來吧！現在的光線太完美了。」



眾人走進畫室，道林又走上台，亨利勛爵則坐着欣賞這位美男子。

窗外的陽光一直照着道林白皙的肌膚。

約一刻鐘後，巴瑟擱下畫筆，說道：「完成！」接着他在畫布的左下角，留下紅色字母的簽名。

噢！

道林看着自己的畫像，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美貌，簡直喜不自勝。此時他才領悟亨利勛爵剛剛讚揚青春的意思——**的確，有一天他的青春會消逝，他會變得又老又醜。**

一想到這樣的事，道林不由得感到悲痛，全身顫慄起來，雙眼充滿淚水。

「你不喜歡嗎？」巴瑟緊張地問。

「他當然喜歡，誰會不喜歡呢？實在畫得太好了，我非買下這幅畫不可。」亨利勛爵搶着說。

「這幅畫不屬於我，亨利。」巴瑟搖頭。

「那是屬於誰的？」

「當然是道林的。」巴瑟回答。

「他真是幸運。」亨利勛爵說。

道林忽然激動地說：

「真是太悲慘了！我會變老變醜，唯有這幅畫的青春是永恆的。真希望情況可以相反過來，讓我永遠年輕，讓畫像變老！**為此……我願意拿靈魂來做交換，我願意付出一切！在我變老之前，我寧願生命就在這最美的一刻落幕。**」

巴瑟臉色發白，大叫：「道林！不要說這種話。你該不會嫉妒一幅畫吧？你可是比畫像更美呀！」

「凡是不會消逝美麗的東西我都嫉妒，為甚麼這幅畫能留住我會失去的美麗青春呢？你為甚麼要畫這

幅畫呢？但願我也能永遠保持現狀……」

道林掩着蒼白的臉哭起來了。

巴瑟瞪了亨利一眼。

「亨利，你剛剛是不是對他亂說話了？這都是你的錯！我不會讓這幅畫破壞我和道林的感情，我要毀掉它！」

巴瑟朝窗戶旁的畫桌走去，取來調色刀，打算將畫布割爛。

「巴瑟，不要！這是謀殺！」

道林反過來阻止，衝上前一把握住巴瑟的手，將刀子從他手中奪了下來。

「我很高興你終於欣賞我的畫了。」巴瑟說。

「你誤會了！我不只是欣賞，我愛上這幅畫了！它已經是我的一部分。」道林說。

「那麼等『你』乾了，我就上漆、裝框，再送『你』回家。之後你想怎麼處置自己都無所謂。」巴瑟住手的同時，也開了個玩笑。

**不過，剛剛道林的許願是認真的嗎？**巴瑟愈想愈心寒。

這時傳來敲門聲，管家端着茶走進來。

「我們今晚去看舞台劇吧！」亨利勛爵說。

「我不能去，我還有好多事要做。」巴瑟斷然拒絕。

亨利勛爵自討沒趣，便向道林說：

「好，格雷先生，就我倆去。」

正當道林用疑惑的眼神看着巴瑟，這個畫家竟皺着眉頭，走近畫像，憂鬱地說：「我要留下來和真實的道林待在一起。」

「那是真的道林嗎？我本人可是在這裏啊！」道林大喊。

「是的，一模一樣。至少你看起來像它，但它永遠不會變……」巴瑟嘆息。

「哼。」道林有點生氣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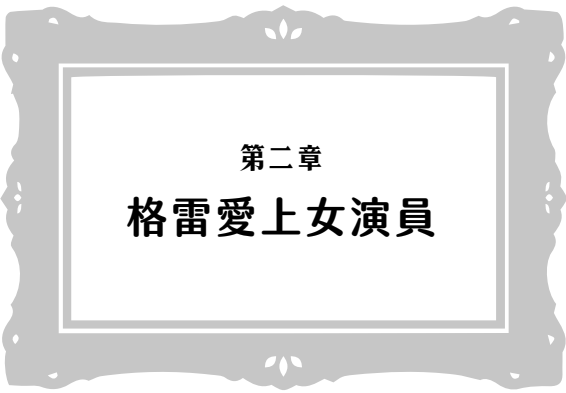
就這樣，亨利勛爵和道林離開了。

巴瑟跌坐在沙發上，臉上露出痛苦的表情，似乎預見到眼前的畫像即將帶來的詛咒和不幸……

*chapter*

*2*

*The Picture of  
Dorian Gray*



第二章  
格雷愛上女演員

一個月後的某個下午，道林坐在亨利勳爵書房裏的扶手椅上，彼此無話不談。

「道林，永遠不要結婚。男人結婚是因為累了，女人結婚是因為好奇，到最後雙方都會大失所望。」亨利勳爵說。

「亨利，我未必會結婚，但我墜入很深的愛河。」

「你愛上了誰？」亨利勳爵停頓了一下，愕然地問。

「一位女演員……她叫西碧·梵恩。」道林紅着

臉說。

「從沒聽說過這個人。」

「沒有人聽過，但總有一天，她的名聲會傳到大家的耳中。她很出色，你要是看到她就知道了。」

「你認識她多久了？」

「大概三個星期。」

「你在哪裏遇見她的？」

「有一天晚上，我漫無目的在街道上走，試圖尋找刺激。不久，我就發現了一家奇怪的小劇院，我進去一探究竟，但那裏糟透了！當天的劇目是《羅密歐與茱麗葉》，儘管整個劇院讓我感到不舒服，我還是看完了第一幕。羅密歐是個肥胖的老先生，男配角也差不多糟，但茱麗葉——她是我這輩子見過最可愛的女孩！她大約十七歲，有着一張像鮮花般嬌嫩的俏臉，還有一雙像紫羅蘭般深邃的眼睛……而她的聲音……是多麼美妙啊！」道林讚嘆不已。

亨利勛爵無言以對。

「亨利，我愛她！她是我生命中的一切。我每天晚上都去看她表演……女演員實在與眾不同，在舞台上彷彿擁有無數個美麗的靈魂！你怎麼沒告訴我，唯一值得去愛的就是女演員？」道林激動地說。

「因為我愛過太多女演員了，道林。」亨利勳爵回答，一副玩世不恭的口吻。

「那我現在後悔跟你說了西碧的事。」

亨利勳爵凝視着道林說：「不，你得告訴我，道林，你這輩子所做的事都要告訴我。所謂的經驗，只是大家幫自己犯過的錯誤所取的名字罷了。」

「的確，我忍不住就想向你傾訴。你對我來說有股奇特的魅力，要是我犯罪，我肯定也會告訴你的。」

「像你這樣的人才不會犯罪——你所犯的罪就是喜歡我的歪理。哈，你將永遠對我念念不忘。我代表你從未有勇氣犯下的一切罪過。現在告訴我，你和她正式在一起了嗎？」

「當然。我在第三天晚上就找西碧搭訕。那天她演羅莎琳<sup>1</sup>，我丟了一些花給她，她注視着我，有個老人便過來帶我去後台。當時我們兩人都很緊張，那老人原來是劇院的老闆，他一直稱呼我『閣下大人』，我只好一再解釋我不是甚麼貴族大人物。西碧卻對我說：『你其實更像王子，我要叫你白馬王子。』嘻……這三個星期，我每晚都去看她演出，她也一天比一天出色。」

「哦！這就是你最近不跟我見面吃晚餐的原因囉。我猜你一定有不可告人的戀情，沒想到真的是這樣。那你今晚可以陪我用餐吧？」

道林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我要你和巴瑟跟我一起去看她表演，你們一定會為她的才華着迷。然後，我要幫她贖身離開劇院，她和那老人的合約還有三年……所以我會為她付錢。等一切都處理好，我會為她找一家高級的劇院，讓大家為她痴狂，大家一定會愛上她的！」

1 羅莎琳 (Rosalind)：莎士比亞名劇《皆大歡喜》的女主角。

「你會不會想得太美呢？」

「她一定可以的。」

「好吧，我們甚麼時候去？」亨利勳爵無奈地回應。

「就明天吧！明天她演茱麗葉。」

「那你要親口通知巴瑟，還是要我寫信告訴他？」

「我已經一個星期沒看到巴瑟了！我真糟糕，他還說要為我的畫像上框呢！雖然我有點嫉妒那幅畫中的自己，但我還是很喜歡我的畫像。我想還是拜託你寫信給他吧……我不想單獨見他，他總是絮叨對我說教，說一些令我生氣的話。」

「巴瑟其實是個好人，但他把精力都放到作品裏面，結果他的人生只剩下偏見，變成一個死古板。出色的藝術家只活在他們的作品之中，所以他們的為人都變得非常無趣。」

「真的是這樣嗎？亨利……既然你這麼說，那肯定就是了。現在我得走了，別忘了明天的約定，再

見。」

就算道林不說，誰都知道他現在又要去劇院找西碧。

當晚約十二點半，當亨利勳爵回到家時，看見大廳的桌上有封電報。

那是道林寄來的，上面寫着：

**TELEGRAM.**

---

No. ....

TO ..... Lord Henry Wotton .....

FROM ..... Dorian Gray .....

---

MESSAGE

**我已經和西碧·梵恩訂下婚約。**

---

*chapter*

3

*The Picture of  
Dorian Gray*



第三章  
弟弟的警告

「媽媽，我太開心了！」西碧低聲地說：「聽到我的喜訊，妳一定也很開心吧！」

「開心……西碧，我只有看妳演戲的時候才開心。妳不該去想演戲以外的事，劇院老闆艾薩克先生一直對我們很好，我們還欠他錢啊！」梵恩太太愁眉苦臉。

「錢？錢有甚麼關係？愛情比錢更重要。」西碧大聲地說。

「艾薩克先生給了我們五十鎊讓我們還債，還給

妳弟弟買了套像樣的衣服。妳絕不能忘記這番恩情，艾薩克先生人很好的。」

「我不喜歡他對我說話的態度。媽媽，我們已經不需要他了，我要離開他的劇院。『白馬王子』會為我們打理一切。」西碧停了一下，眼裏閃爍着幸福的光芒，說道：「我愛他。」

「傻孩子呀！」母親說。

西碧一想到她的白馬王子，忍不住又笑了。

「妳還太年輕，不適合談戀愛。何況妳根本不了解他，妳居然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，就要嫁給他……我真的很擔心妳，況且妳弟弟就要出航去澳洲，實在有太多事令我心煩……」母親憂心忡忡地說。

此時，門開了，一個滿頭蓬亂棕髮的年輕男子走進來。

他是詹姆士·梵恩，身材矮胖，手腳粗大，動作笨拙。梵恩太太看到他便露出微笑，西碧一看到他便

上前抱住他。

詹姆士溫柔地看着姐姐說：「西碧，陪我出去走走吧！我很快就再也看不到這討厭的倫敦了。」

「別這麼說，等你賺了大錢，你就會回到倫敦，躋身上流社會。」梵恩太太說。

「上流社會？我一點興趣都沒有。我只想賺錢來讓你和西碧不用再演戲。」

「喔，詹姆士，你真好！我們去公園吧！」西碧笑着說完，雀躍地跳出房門去更衣。

詹姆士來回踱步，向母親問道：「我的行李都準備好了嗎？」

「都準備好了。我祝你在船上的生活一切順利。」

詹姆士接着問：「聽說有位男士每晚都會到劇院來看西碧，還到後台找她說話，這是真的嗎？」

「有些事你不明白，做我們這一行的，已經很習慣接受別人的關照。我也收過很多花啊！至於西碧，我還不確定她是否一時衝動墜入情網……」

「那傢伙叫甚麼名字？」

「那位男士……我不知道他的真名。他絕對是位正人君子，對我彬彬有禮，而且看起來很有錢……其實西碧跟他訂婚了。」

「**訂婚？**媽，妳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啊！」詹姆士又震驚又生氣。

「這倒是……但他還沒說出真名，我就覺得他是個很浪漫的男人，可能還有貴族背景。這門婚事對西碧來說是再好不過了，他們會是一對佳人。他俊美的長相也的確令人悅目，連我也不禁多看他幾眼。」

「唉！總之，請看好西碧，母親。」詹姆士皺着眉說。

離家遠行在即，詹姆士心中滿是各種擔憂，但最擔憂的還是入世未深的西碧。他認為這個白馬王子可能只是個玩弄感情的花花公子，而母親膚淺又貪慕虛榮，令他心中泛起不祥的預感，彷彿看見西碧正一步步走入虎口之中……

在和西碧散步的路上，詹姆士只是沉着臉聽她說話，一路上默不作聲。



「詹姆士，你有沒有在聽我說話！」西碧喊道：「你怎麼像個啞巴？我在幫你的未來做最完美的規劃耶！說句話吧！」

大白天之下，詹姆士心不在焉，終於問出口：

「我聽說妳交了新朋友，他是誰？妳為甚麼沒跟我提過他？我覺得……他對妳未必是認真的。」

「別說了，詹姆士！你不能說他的壞話，因為他是我的愛人！」

「他是誰？他叫甚麼名字？我要知道他的事。」

「他叫白馬王子。當你從澳洲回來，總會見到他的，你會喜歡他。大家都喜歡他，而我……深愛着他。我希望你今晚能來劇院，他也會出現。我要演茱

麗葉，你想像一下，墜入愛河的我扮演茱麗葉啊！我的演出一定很棒！」

「王子？只怕是多情種子！」詹姆士憤怒地說。

「他是王子！」西碧喊道：「你到底想要我怎麼做？」

「我只是要妳提防一下。」

「我見到他就冒出愛意。」

「西碧，妳已為他神魂顛倒。」

西碧笑着挽起詹姆士的手，說道：「你應該要為我高興！生命一直對我們倆很苛刻，但現在不同了，你就要前往新世界，而我也找到了我的新世界。」

「他要是做了對不起妳的事，我一定會殺了他。」

西碧畏懼地看着詹姆士。他又咬牙切齒說了一次同樣的話，那些話像利刃似的劃空傳開去，周圍的人都盯着他倆。

「我們回家吧！詹姆士。」她小聲地說，帶着詹姆士穿越人群。

兩人搭了一輛公共馬車，回到了簡陋的家。此時已是下午五點，西碧在演出前總是要歇睡一會。她和弟弟擁抱道別，但詹姆士一想到姐姐的「未婚夫」，不由得心生恨意。當他走下樓時，眼中含着淚水。

他的母親——梵恩太太——在樓下等他。兩母子眼神交會，詹姆士便問：「媽，老實告訴我，你和父親有結婚嗎？」

梵恩太太大大吐了口氣，她知道讓她擔心的時刻終究到來。她決定對兒子坦承：「沒有。」

「那我的父親是個爛男人？」詹姆士怒吼。

梵恩太太搖頭道：「我知道他已婚，但我們彼此相愛。如果他還活着，他會照顧我們的。請別說他的壞話，他終究是你父親，是個正人君子。」

「西碧愛上的那傢伙也是個正人君子，不是嗎？」

母親一時感到屈辱，用顫抖的手擦去淚水，說道：「西碧有母親，我沒有……」

詹姆士聳然動容，便走去親吻母親。

「如果提起父親讓妳感到痛苦，我很抱歉。但如果這男人敢做出傷害姐姐的事，我會把他找出來，宰了他，我發誓！」


之後，詹姆士便趕去搭船。

梵恩太太站在窗口，向着遠去的兒子揮手道別，對於詹姆士最後的警告，她對西碧隻字不提。

*chapter*

4

*The Picture of  
Dorian Gray*



第四章  
未婚妻的表演

「巴瑟，你聽說了吧？」

當晚，亨利勳爵在餐桌上向巴瑟問話。

「亨利，甚麼事？」巴瑟懵裏懵懂。

「道林·格雷訂婚了。」

巴瑟感到晴天霹靂，皺着眉頭說：「**不可能！**」

當他冷靜下來，立刻又問：「跟誰訂婚？」

「某個女演員。」亨利勳爵回答。

「以道林的地位和財富，要和女演員結婚實在是太荒謬了！」

「你要是這樣跟他說，他肯定會娶她。」

亨利勳爵就像作弄巴瑟一樣，露出曖昧的笑容。

巴瑟垂頭喪氣地說：「希望她是個好女人……我不希望道林會和腐蝕他天性、摧毀他理智的人在一起。」

「噢！她豈止好，還很漂亮呢！道林說她很美，他的眼光通常不會出錯。今晚我們就會看到她了。」

「但你贊成嗎？亨利。」

「有何不可呢？就算他結婚了，他的性格還是很有趣。雖然我不是婚姻的擁護者，我依然希望道林娶這個女人，死去活來愛她六個月，然後又突然見異思遷，這就是一場最有趣的表演。」

聽見這麼毒舌的話，巴瑟怔怔地瞪着亨利。

「你不是認真的吧？亨利。」

亨利勳爵笑着說：「我當然是說真的……噓！我們的當事人來了。」

道林來到餐桌旁邊，滿臉通紅，神情非常興奮。

「親愛的亨利和巴瑟，你們得恭喜我了！我從來沒這麼開心過！來吧！我們去劇院。等你們見識到西碧的演出，就會驚為天人，你們一定會喜歡她的。」

當大家站起來穿外套時，巴瑟沒有說話，一臉鬱悶。他無法忍受這門婚事，一種莫名的失落感襲上他心頭——對他來說，道林已不會再像從前一樣了，生活已把他們隔開……但是，他還是會祝福和成全這對新人。



那晚，破舊的劇院擠滿了人。

亨利勳爵一邊環顧四周，一邊笑着說：「沒想到道林竟然會在『這種地方』找到自己的真愛！」

出乎亨利的意料，巴瑟竟然幫西碧說話：

「別理他，道林。我相信你深愛的女人上場時，她的表演一定會很出色。」

十五分鐘後，西碧登場了。的確，她確實很漂亮。亨利勳爵心想：「她是我見過最美麗的人間尤物。」

道林坐着凝視着西碧。她很美，但奇怪的是，她看起來無精打采，唸起台詞矯揉造作，表達的情感也很不真實。雖然她在舞台上依然非常迷人，但演技卻造作得令人難以忍受，而且愈演愈糟。除了手勢非常可笑外，她說的每句台詞都過分誇張，就像是在生澀地讀稿。

看着她的表演，道林的臉色逐漸發白，心裏既焦急又茫然。而他的兩位朋友則覺得西碧的表現極其平庸，都顯得非常失望。甚至連坐在後座和頂層座位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觀眾，都瞧得出西碧演技的拙劣，對她的演出失去了興趣，似乎就只有西碧本人毫無自知之明。

第二幕結束後，台下噓聲如雷。

亨利勳爵從座位上站了起來，披上外套，對道林說：「她確實很漂亮……唔，但她只是個花瓶，根本

不會演戲。我們走吧！」

「我要看完再走。」道林以苦澀的語氣回答。

「我想她一定是身體不舒服，我們改天再來吧！」巴瑟說。

「希望她只是身體不舒服，昨晚她明明很出色的，今晚……卻演得很糟糕，我也覺得她毫無感情。」道林難掩失望地說。

「我們走吧！親愛的道林。別這麼傷心！西碧那麼漂亮，你還奢求甚麼呢？」亨利勳爵嘲諷道。

「走開，亨利！」道林突然大叫。「我想一個人靜一靜。你們沒看見我心碎了嗎？」

看着沮喪的道林，巴瑟和亨利勳爵唯有離開，留下道林獨自待在那間破舊的劇院。



舞台劇一結束，道林便衝進後台的更衣室。

西碧獨自站着，臉上充滿得意的表情，傻乎乎對着道林微笑。

「道林，我今晚演得糟透了！」她開心地說出這番話。

「何止糟透了！簡直是慘不忍睹。」道林盯着她說。

西碧卻笑着說：「道林，你應該懂的。」

「懂甚麼？」他憤怒地問。

「為甚麼我今晚會演得這麼糟。」

道林聳聳肩，說道：「我想妳應該是生病了。病了就不該表演，這樣只會讓自己丟臉，讓我在朋友面前丟臉！」

但西碧沒有在聽他說話，她已沉浸在幸福的喜悅感之中。她大喊：「道林，一直以來演戲是唯一的事讓我有活着的真實感，但今晚你讓我看清了這無聊演出的空洞、愚蠢和虛假。羅密歐又老又醜，布景粗糙，而且我的台詞假情假意，都不是我想說的話。是

你讓我了解愛情是甚麼，我的愛人！我的白馬王子！帶我走吧！我已經厭倦舞台了，戀愛的戲我演不來，因為我真的戀愛了啊！」

道林跌坐在沙發上，冷冷地說：「哼，妳扼殺了我的愛。」

西碧走到他身旁，輕撫他的頭髮，但道林卻暴跳如雷，走到門邊大喊：「我愛妳是因為妳有天分和才華，演技出色。如今妳對我來說一點吸引力都沒有啦！妳失去了才華，妳便一無是處。現在的妳既膚淺又愚蠢……我怎會愛上妳！我真傻！妳只是個有漂亮臉蛋的三流演員。我再也不想看到妳了。」

西碧嚇得面如土色，顫抖地說：「你不是認真的吧？你在演戲作弄我吧？」

「演戲？妳來演吧！那是妳拿手的事。」道林不屑地說。

這時，西碧穿過房間跑向道林，抓着他的手臂，直視着他的眼眸深處。她要傾盡全力來挽留這個愛

人——不只這樣，她已當他是未婚夫了。

「不要碰我！」道林大喊，甩開西碧的手。

「道林，求求你不要離開我！我沒有辦法承受啊！難道你不能原諒我一次嗎？請你不要離開我！」

西碧趴在地上痛哭，道林卻用鄙視的眼神看着她。女人的哭聲和眼淚只會讓男人惱怒，最後，道林平心靜氣地說：「我要走了。我不想這麼無情，但我無法再見妳，妳令我太失望了。」

背後是西碧淒然的啜泣聲，道林離開了劇院。



當晚，在街上徘徊了一會，道林便搭上馬車回家。到家時，他穿過書房，正欲往臥室走去，就在轉動門把的一刻，目光正好落在那幅巴瑟送來的肖像畫上。道林察覺到異樣，不禁大吃一驚，雙腳不由自主走近那幅大畫。

道林仔細瞧瞧畫中的「自己」。

肖像畫的表情看起來似乎有點不同，嘴角好像露出了一絲凶象，呈現某種扭曲的線條。道林又嚇了一跳，連忙拿起一面鏡子，細看鏡中的自己……沒有奇怪的紋路在他的嘴邊出現啊！他再看着那幅畫，再與鏡中的自己比較，果然整個表情都變醜惡了。他肯定這不是他的幻覺，這件事實在太可怕了！

道林跌坐在椅子上思考，突然想起那天在巴瑟的畫室中，他所許下的願望——**希望自己永遠年輕，由畫像代替他變老。**

難道他的願望成真了？

不可能啊！

但這幅畫的表情確實變了，彷彿他的許願成真，讓自己的美永不凋零，一切老醜就轉嫁到畫像之上。

道林忽然想起了西碧。

「無情！是因為我無情嗎？不！是那個笨女人的錯，不是我。」

但他一想到西碧像個孩子般趴在他腳邊啜泣的樣子，一股懊惱的感覺便湧上心頭。為甚麼他會這樣對她？為甚麼他會這麼無情？

道林突然意識到，自己可能是個壞男人。

但這畫像又代表了甚麼呢？那幅畫像依然用猙獰的微笑看着他。

它已經變了，似乎每當他每犯下一條罪行，肖像的臉就會出現一個污點。

轉念間，道林好像檢回自己的良知，他忽然改變主意，下定決心不會做壞男人，他要向西碧道歉，然後娶她。

道林從椅子上站起，把一面大屏風遮在畫像前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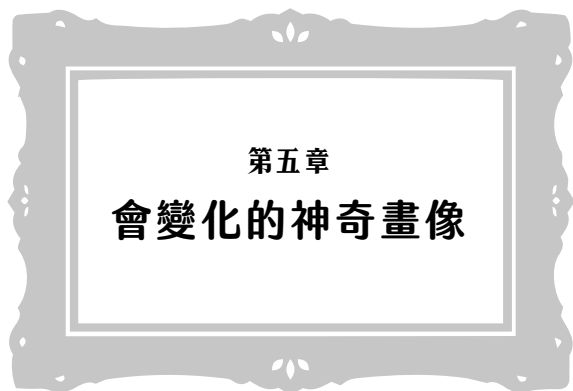
接着，他走到窗邊打開窗戶。

新鮮的空氣似乎驅散了所有的不愉快，還有他黑暗的念頭。

*chapter*

5

*The Picture of  
Dorian Gray*



當道林起床時，已過了中午。

昨晚發生的一切彷彿像一場夢，但他覺得今天是嶄新、美好的一天，便帶着很好的心情吃早餐。

桌上有封來自亨利勳爵的信，但他決定不看。

忽然，道林瞥見畫像前的屏風，不由得嚇出一身冷汗。

他突然想起昨晚看到畫像上的變化。整件事極為詭異。這是真的嗎？畫像真的會變臉嗎？好奇心驅使之下，他決定再次檢視那幅畫像。

於是，道林起身鎖上兩側的門，拉開屏風，與「自己」面對面。

果不其然，畫像變了。

道林簡直不敢相信會發生這種怪事。

畫像的容貌為甚麼會改變呢？會不會是某些可怕的原因導致畫像變臉？他不禁害怕起來，躺在床上，目光一時厭惡一時恐懼，悄悄凝視着畫像。

或許，這幅畫讓他了解自己對西碧是如何薄情無義。他突然意識到自己必須向西碧道歉，現在補過還不算太遲，她還是會當他的妻子。

道林冒出奇怪的想法：「這幅畫將會引領我一輩子，成為我良心的寫照！」

可是，過了四點，道林還未有動靜。他猶豫和思索了許久，才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給西碧，請求她的原諒。

此時，門外傳來一陣亨利勳爵的聲音：

「道林，我得見你，快讓我進來。」

道林急忙起身，把屏風拉上遮住那幅畫，才過去開門。

「我很遺憾，道林。」亨利勳爵一進門就說：「但你千萬別想太多。」

「你是指西碧的事嗎？」道林奇怪亨利怎會知情，這個朋友好像總是可以看穿他的秘密一樣。

「當然。這事很不幸，但不是你的錯。」亨利繼續問：「告訴我，在表演結束之後，你有去後台找她嗎？」

「有啊。」

「你跟她吵架了？」

「我昨晚的確對她很冷酷無情。但現在沒事了，因為這樣做令我更了解自己。我想做個好男人，我要娶西碧。」

「娶西碧？」亨利驚訝地站起來，吃驚地對道林大喊：「親愛的道林，難道你沒收到我的信嗎？」

「你的信？哦！對，我還沒看。」

「所以你還不知道囉？」

「知道甚麼？」

亨利坐到店林身旁，緊握他的手說：「西碧……她死了！我寫信就是要告訴你這件事啊！」

「死了！西碧死了！這不是真的！你一定是在騙我！」

道林發出顫抖的聲音。

「是真的……道林，報紙都刊登了。接下來會進行死因調查，我寫信就是要告訴你，千萬不能牽涉其中。劇院的人知道你的名字嗎？有沒有人見過你去找她？」

道林無法回答，西碧的死訊令他倉皇失措。

隔了好久，他才懂得向亨利問：「你說會有死因調查，難道西碧是……噢！亨利，我受不了！你快告訴我一切真相。」

「道林，那不是意外。事情是這樣的……當她正要和她媽媽離開戲院時，她又上樓去拿東西，其他人等了好久，卻始終不見她下樓。最後他們發現她倒臥

在更衣室的地板上斷氣了。他們認為她是喝了毒藥自盡的。」

對一個純情的少女來說，失去婚約是丟臉得要命的事。

「這麼說是我害死了她……這太可怕了！」道林驚惶地尖叫。

亨利卻毫不在乎似的，叮嚀道：「你千萬不要受到牽連啊！道林，今晚你就跟我去吃飯，然後去看歌劇，我妹妹訂了包廂，她的朋友都會過來。」

「我害死了她……我今晚還要和你去吃飯、看歌劇？人生也太戲劇化了吧！噢！亨利，你知道的，我曾經那麼深愛她！但昨晚改變了一切——昨晚的事是真嗎？在我家裏發生了一件詭異的事，但我暫時不能告訴你是甚麼事……」

道林喘了喘氣，又說下去：

「總之，我本來回心轉意，打算回到她的身邊……但、她、現、在、死、了。天啊！亨利，我該怎麼

辦？你不懂我有多絕望和危險，我沒辦法回頭了！」

「親愛的道林，不要太過傷心難過，至少有人是因為愛你而自尋短見。真希望我也能有這樣的經歷，那麼我這輩子才會真的被愛情感動。」

「我會有陰影啊！都怪我對她太過狠心……」

接着，兩人沉默了一陣子。

隨着天色變暗，陰霾也從屋外潛入。

一會兒後，道林抬起頭來，似乎終於釋懷，向亨利說：「過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，就當是一段奇妙的經歷……不曉得我往後的人生是否注定這樣，總是會有人對我愛得要死要活的。」

亨利露出讚許的笑容。

「道林，憑你俊美出眾的外貌，全世界都會崇拜你的。你是為了藝術、為了美而存在的。」

「但如果我變得又老又醜，那該怎麼辦？」

「那麼，你就要維持你的美貌。好了，時間不早了，我們現在去俱樂部吃飯吧！」

道林疲態畢露，低聲道：「我還是直接去歌劇院找你好了。我現在很累，我沒有胃口。你妹妹的包廂是幾號？」

「二十七號，門上有她的名字。你不能一起進餐，這實在是太可惜了。」

「下次吧！我很感謝你特地過來，告訴我這件事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」道林這番話是真心的。

亨利就像找到志同道合的摯友，臉上滿載喜悅之情。

「我們的友誼才剛開始呢！道林，我先告辭，待會見。」

等到亨利一離開，道林馬上拉開屏風。

畫像沒有新的變化，它似乎預早得知西碧的死訊，就好像它展示的是他昨晚那番作為的惡果。

**原來如此啊……他的願望成真，他將擁有永遠的青春美貌，而畫像將會為他承擔一切罪行。他的青春不會褪色，他會像天上的諸神一樣強盛和快樂。畫像**

上的改變又與他何干呢？這只是一幅畫，他自己會平安無事，這才是最重要的。

一想到此處，道林又重拾笑容。

他將屏風拉起遮住畫像，滿臉春風走進臥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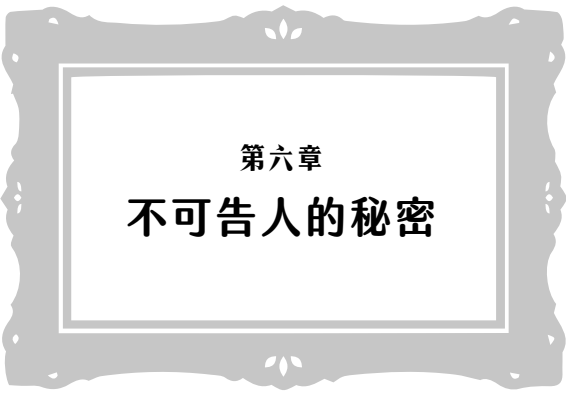
道林變了。

當天晚上八點半，他在歌劇院和亨利一起欣賞歌劇。

*chapter*

6

*The Picture of  
Dorian Gray*



第六章  
不可告人的秘密

隔天早上，當道林在吃早餐的時候，傭人帶着巴瑟進入房間。

巴瑟首先開腔，聲音帶着一絲顫抖：

「道林，真高興我終於找到你了！昨晚我一聽到西碧的死訊就趕過來，你卻不在家裏。這實在是太悲傷了！我知道你一定很痛苦，但你昨晚去哪了？你有去找西碧的母親嗎？她一定很難過。這可是她唯一的寶貝女兒啊！」巴瑟說。

道林無動於衷，拿起精緻的玻璃杯，啣飲淡黃色

的美酒，喃喃地回應：

「是嗎？我不曉得呢。昨晚我和亨利去看歌劇了，我還見到了他的妹妹，想不到是個很迷人的美人兒。別談那些討厭的事了，過去的事就過去了。談一談你吧！你最近有新的畫作嗎？」

「你去看歌劇？」巴瑟吃驚地說：「你心愛的女人死了，你居然還有心情去看歌劇，還說別的女人很迷人？天啊！」

「夠了，巴瑟！我不想聽！發生的事已經發生，一切都已經過去了。」

「你說昨天是過去？太過分了，道林，你變了！你的外表還是那天來我畫室的俊美男子，但你說話的樣子，就像個沒心肝沒人性的傢伙。你被亨利教壞了，我希望你還是我以前畫筆下的道林……」巴瑟傷心欲絕。

「太遲了。現在的我已和從前不同，我有新的喜好和新的人生觀。即使我變了，我仍希望不會影響我

們之間的友情。總之，請你不要再和我爭執下去。」

「好吧！道林，我不會再提起這件憾事。我只希望你不會受到牽連。因為我需要你，我想請你再來讓我畫你的畫像。」

「我不能再當你的模特兒！」道林大聲怒喝。

巴瑟乾瞪着眼，大聲回話：「為甚麼？你不喜歡我幫你畫的畫像嗎？對了，那幅畫呢？為甚麼你要用屏風遮住它？快把屏風拉開，我要看自己畫的畫！」巴瑟發現了畫像的位置，便筆直走向畫像那邊。

「不行！」道林突然大叫，連忙衝到畫像前，死命地擋住巴瑟。道林驚慌失措地說：「你不能看！我不准你看。」

「到底是甚麼回事？為甚麼我不能看我的畫？我還打算將它送到巴黎展出。」

道林尖叫道：「你要展出這幅畫？你不是說你不想送展嗎？為甚麼你忽然改變心意？」

巴瑟有點不安地說：「難道你發現到這幅畫有甚

麼奇怪的地方？」

「巴瑟！」

道林用顫抖的雙手抓住椅子扶手，向巴瑟露出驚恐的眼神。

「我知道你注意到了，道林，我知道的。從我認識你的那一刻開始，你的氣質就深深叫我着迷，影響了我的內心世界。對藝術家來說，你就是完美的理想對象。因此當我畫你的時候，我把一切都注入畫中。但我在畫中注入太多個人感情，於是我決定永遠不展出畫像。」

巴瑟繼續向道林傾吐心聲：

「直到那幅畫離開了我的畫室之後，我才理解一切只是我的想像。畫裏除了你的美貌之外，沒有其他的雜質，那只是一幅很出色的肖像畫罷了。所以當我收到巴黎寄來的邀請信，我便決定要展出那一幅畫。不過，也許你是對的，我不應該將它送展的，我尊重你的意見……」

道林鬆了一口氣，勉強擠出了笑容。他還害怕巴瑟知曉那幅畫的秘密，幸好只是一場誤會。

「我現在能看我的那幅畫了嗎？」巴瑟問。

道林堅決搖了搖頭。

「好吧，都聽你的。我得走了。」

巴瑟一離開，道林暗自一笑。

可憐的巴瑟！他哪裏知道真正的原因呢！

不過，這樣下去總會東窗事發……

道林嘆了口氣，搖了搖鈴，呼喚管家過來。無論如何，他不能讓人看到這幅畫，他不得不把畫藏起來。



利夫太太走了進來，她是負責統籌家務的管家，道林開口索取書房的鑰匙。

「道林少爺，是那間舊書房嗎？哎呀，那裏全是

灰塵，在你進去之前，我得先讓人打掃才行。」她利夫太太的臉上滿是困惑。

「沒關係，我只是想看看而已。把鑰匙給我。」道林板着臉說。

道林拿到鑰匙後，便差遣她離開。

房門一關上，道林把鑰匙放進口袋，環顧整個房間。這是他昔日學習和遊戲的地方，滿是童年的回憶，擺放塵封的盔甲、長箱、掛毯和舊課本等雜物。

整棟房子裏，再也沒有其他地方比這裏更隱秘了，鑰匙在他手上，沒有人可以進來這間書房。就算畫像上的臉變得再猙獰也好，也變得無關痛癢，因為已經沒有人會看得見。

道林的視線落在一大塊紫色的布上，那是繡着金線的靈柩布。他心想，這塊布可以用來包覆那幅可怕的畫。接着，他把畫像帶進舊書房，隨即拿起大布，猛然將大布蓋在畫像上面。

門鎖轉動的聲音在走廊回盪，道林將門鎖上。

現在他覺得更安心了，再也沒有人會看到這件可怕的东西，這個房間將會守住他的秘密。

除了他自己，沒有人會看到他的靈魂墮落的樣子。



幾天後，道林收到了亨利勳爵派人送來的一個包裹。裏面有一張字條，還有一本黃色封面的法文小說。

這本書散發着一種奇異的香氣。道林好奇地翻開，很快深深着迷，甚至可以說是愛不釋手。

這是一本沒有情節的小說，書中的主角是一位巴黎的年輕人，他試圖享受這世上所有的感官體驗、所有的激情與美麗，無論是道德的還是罪惡的，都毫無顧忌地享樂。對這位主角來說，人生就是一場精緻的藝術表演。

對道林而言，這本黃色封面的書就像是一面鏡

子，映照出他內心深處那些尚未成形的瘋狂渴望。

從那天起，這本黃皮書成了道林形影不離的「精神鴉片」，影響往後的人生觀。他甚至蒐羅了九本同一樣的初版藏書，花錢做了九個不同顏色的裝訂。

在接下來的光陰，道林完全沉溺在亨利勳爵鼓吹的享樂主義。

他瘋狂地迷戀各種感官享樂，例如收集罕見的香水、華麗的掛毯、珍稀的寶石和古老的樂器。他有一塊巨大的意大利深紅色絲絨布，上面的銀線刺繡是孔雀羽毛的眼紋圖案。


他出入最高級的社交場所，也流連於倫敦最骯髒的鴉片煙館。

在世人眼中，道林始終保持着那張如二十歲般純潔、俊美的臉龐。

*chapter*



*The Picture of  
Dorian Gray*



第七章  
與畫家朋友的  
最後一面

十八年過去了。

道林還是維持着他俊美的外貌。

在倫敦經常流傳着他風流生活的各種謠言，每當他在社交圈子消失了一段時間，總會有些奇怪的臆測和謠言冒出來。

原來道林常常會獨自進入那間上鎖的舊書房，自戀地拿着鏡子，站在畫像前，看看鏡中的自己和畫像中的自己。

鏡中的他年輕又俊美，畫裏的他卻又醜惡又老。

這樣的對比激起他強烈的情感，他愈來愈迷戀自己的美貌，嘲笑畫中那張滿是皺紋的醜臉。

道林開始鑽研各種藝術的美，沉迷在享樂當中。

許多年過去了，道林的外貌依然還是沒有絲毫改變。

依然年輕，依然俊美。

後來發生了改變一切的事。那是在十一月九日，這位美男子三十八歲生日的前夕。



當晚，道林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霧中有個人和他擦身而過。

道林認出了他，那是巴瑟。他忽然心生恐懼，沒有向這位舊友打招呼，便匆忙往家裏的方向走去。但終究是晚了一步，巴瑟早就瞧見他了。

就在道林的大宅外面，巴瑟追上道林，並拉住他的手臂。

「道林！我總算見到你了！我才剛剛去過你的家。我要搭午夜的火車前往巴黎，臨走前我特別想見你一面。剛剛擦肩而過時，你沒認出我嗎？」

道林撒了個謊：「霧太大了……我沒認出你，我連自己的家都快認不出了。很遺憾你要離開了，我們好久沒見了。你很快就會再回來嗎？」

「不，我要去六個月，我想在巴黎租個畫室。但離開之前我想和你談談，我們已經到了你家樓下，就讓我進去坐一會吧！」

「好吧……但你不會趕不上火車嗎？」道林勉為其難開門。

「我還有時間，火車十二點十五分才出發，現在才十一點。」巴瑟一邊回答，一邊和道林走進書房。

「道林，現在我想跟你談正事。你知道外面的人把你講得很糟糕嗎？到處都是關於你的可怕傳聞。」

「我一點都不想知道。」

「道林，你需要了解一下。你總不希望大家說你的壞話，把你形容成一個又邪惡又混帳的人渣吧！當然，我根本不相信那些謠言。相由心生，一個人的罪惡是會寫在臉上的，無法隱藏。現在我看你有一張純潔無瑕的臉，我更加無法相信那些詆毀你的壞話。」

道林突然掩住耳朵，露出痛苦的表情。

「別說了，巴瑟！我不想再聽了！」

「我非說不可！你也必須知情啊！他們說你害死了不少人，有女人，也有男人……但我知道你是個甚麼樣的人，不可能會做這種事的。但……我真的認識你嗎？我了解你嗎？我想再看看你的靈魂，這樣才能消除我的疑惑。」

「看我的靈魂！」道林跳了起來，臉色發白地說。

「對，我要看你的靈魂。」巴瑟憂傷地說：「不過，我又沒有超能力，這樣的事只有上帝才做得到。」

**嘿！**一陣嘲弄的苦笑聲由道林的嘴裏傳出。

道林突然不再懼怕巴瑟，還陰惻惻地說：

「來吧！今天我就讓你親眼看看。那是我的靈魂，也是你的作品。」

巴瑟往後退了一步。

道林笑了，從桌上抓起一盞燈，淡然道：「上樓吧！巴瑟，你知道嗎？我每天都寫日記，你跟我來，我就把日記拿給你看。」

「好吧……道林，我會看的。但今晚我擔心時間來不及，我只想回答我的問題。」

「我沒辦法在這裏回答你。你上樓就會找到答案，不會花你太多時間的。」



巴瑟跟着道林上樓。

油燈的燭光在牆上投射出怪異的影子，彷彿要帶領他們邁向未知的恐怖。

轉眼間，兩人來到最上層的舊書房外面。

道林拿出鑰匙，準備要開鎖。這時候，他再問一次：「巴瑟，你真的想看嗎？」

「我想看。」巴瑟點了點頭。

「很好。」道林笑着回應，接着說：「你是世上唯一有資格知道我秘密的人，你對我的影響，可是超乎你的想像。」

門，終於打開了。

兩人幾乎同時走進去。

「快把門關上。」道林小聲地對巴瑟說。

巴瑟困惑地瞧着四周，整個房間滿布灰塵，似乎已經多年無人居住，散發着濃濃的濕氣和霉臭味。

「巴瑟，你以為只有上帝看得見我們的靈魂嗎？打開那塊布，你就會看見我的靈魂。」道林說得陰森可怖。

「你瘋了。」巴瑟裹足不前。

「你不敢打開那塊布，我就自己來。」

道林一說完，便過去把那塊布拉開。

**嗚哇！**當巴瑟看到畫布上那可怕的醜臉對着他狞笑，他忍不住發出驚恐的尖叫聲。

雖然那張臉看起來非常可怕，但那雙腫脹的眼睛依然閃爍着美麗的藍色，而畫中人只剩下稀少的頭髮，隱約還有些許金色。

巴瑟在心裏驚呼：「天啊！這不就是道林的臉嗎？但這是誰畫的？噢！這看起來像是出自我的手筆……」

此情此景詭怪奇譎，巴瑟湊近畫像仔細看，畫的左下角果然有他本人的簽名。

的確，這是他的畫。

但這幅畫為甚麼變成這樣？

巴瑟不寒而慄。

接着巴瑟轉頭看着道林，喝問一聲：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多年前當我還年輕時，你恭維我，要我為自己

的美貌感到虛榮。你還介紹一位朋友給我，他教我青春就是要盡情享樂。多虧了你的畫，我才見識到美的奇蹟。就在那一刻，我許了一個願……」

道林的聲音和笑容都相當詭異，一副皮笑肉不笑的奇怪模樣。

「我記得你的願望，但這是不可能的！只是這房間的濕氣讓畫布發霉，顏料中有一些毒性的成分……但……線條是不可能會變的。對了！我問過你，你還跟我說你已經把這幅畫毀了！」

「我說錯了，是它毀了我。」

「我不相信這是我的畫！我的畫作不會有如此邪惡的東西。這是惡魔的臉！」巴瑟大喊，似乎要瘋掉了一樣。

道林若無其事地說：

「這就是我靈魂的臉。」

「我曾經仰慕的竟是這樣的東西……它有一雙惡魔的眼睛……」

「巴瑟，我們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天堂與地獄！」  
道林大聲地說。

巴瑟轉身盯着畫像，不可置信地叫喊：

「我的天！如果這是真的，那你肯定比大家說的  
還要壞！」

與此同時，巴瑟舉起油燈，再次審視那幅畫。

畫的外觀沒有改變，但畫中人的醜惡和恐怖感顯然來自內部，一種由內而外蔓延出來的邪惡，慢慢地蠶食這幅畫。

巴瑟顫抖的雙手讓油燈掉了下來，他用腳將火  
踩熄，接着整個人躺倒在椅子上，雙手摀着臉不發  
一言。

瞥眼間，道林竟然在窗邊啜泣。

巴瑟相信道林尚有良知，便過去安慰他。

「道林，禱告吧！我們必須禱告，求神赦免我們的罪。《聖經》是怎麼說的？**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赦免我們的罪孽，洗淨我們的罪惡……**」

「太遲了，巴瑟。」

「永遠不會太遲，我們一起禱告吧。你記得這一段經文嗎？**你們的罪雖像硃紅，必變成雪白……**」

道林看了畫像一眼，突然對巴瑟產生一股恨意，彷彿是畫像在他的耳邊低語鼓惑。那個畫像帶着獐笑的嘴唇在教唆他，激起他原始的獸性和憤恨。

道林的視線突然落在木箱上的一把刀，那是他之前拿進舊書房的東西。道林慢慢地朝着刀子走過去，將刀子拿起來。

接着，道林朝巴瑟衝去，將刀插進他耳朵後方！

一滴又一滴，鮮血滴在厚地毯上。

道林把巴瑟壓在桌上，直到巴瑟動也不動，鮮血遍流滿地。

道林僵住了一會，然後把刀丟在桌上，就像慣犯一樣冷靜。

他走近窗邊，拉開窗簾，細聽外面有甚麼動靜。



整棟房子悄無聲息。

家裏的傭人法蘭西斯應該已經就寢，否則他聽到巴瑟的叫聲，不可能不立即上來。

道林打開門，掂着腳踩上走廊，沒有再多看斷氣的巴瑟一眼，便將舊書房的門鎖上。

在玄關處，道林發現了巴瑟的大衣和背包。道林將它們塞進了一個秘密的壁櫃裏。日後，只要燒掉這些衣物，世上便再也沒有巴瑟來過這裏的證據。

一眨眼間，道林回到自己的房間，把自己反鎖在裏面。

「我竟然這麼快就把他解決了！」

道林感到異常的冷靜，他決定不去多想整件事。對他來說，這幅畫是他一切痛苦的根源，而這畫像的作者已經斷氣，那就夠了。

當道林重返書房的時候，手錶的時間是一點

四十分。

他坐下來開始思考。

有沒有任何對他不利的證據？

「巴瑟在十一點時來過拜訪，我的傭人法蘭西斯見過他，但法蘭西斯應該沒看見他跟我進來……巴黎！對了，巴瑟打算要搭午夜的車到巴黎去。以他平常孤僻的個性，不會有人發現他失蹤的。至少要好幾個月才會讓人起疑吧？」

道林腦裏靈光一閃，很快有了計劃。

道林穿上毛皮大衣、戴上帽子，偷偷地溜出屋外，再輕輕地將大門關上。

深夜時分，他在街上逛了一圈之後，再回到自己的居所，按了按門鈴。

五分鐘後，傭人法蘭西斯出來應門。

「很抱歉吵醒你了，法蘭西斯。我忘了帶鑰匙。現在幾點了？」道林不徐不疾地說。

「兩點十分，先生。」法蘭西斯回答。

「兩點十分？這麼晚了！明天早上九點一定要叫醒我，我有事要處理。」

「是的，先生。」

「對了，今天晚上有人來找我嗎？」

「巴瑟先生有來過，他在這裏等到十一點，然後就離開了。」

「哎呀！真可惜**沒碰到他**。他有留話嗎？」

「沒有，他只是說他到了巴黎會寫信給您。」

「謝謝你，法蘭西斯。別忘了明天九點叫醒我，晚安了。」

就這樣看來，道林成功騙倒法蘭西斯，製造出不在場的證據。

上樓後，道林把帽子和大衣丟在桌上。

他在房裏來回踱步了好一陣子，盤算着下一步的計劃。接着，他從書架上抽出了通訊錄，開始翻頁查資料。

「亞倫·坎貝爾，梅費爾區，哈特福街一百五十

二號。」

對，這就是他要找的人。

亞倫是一位天才化學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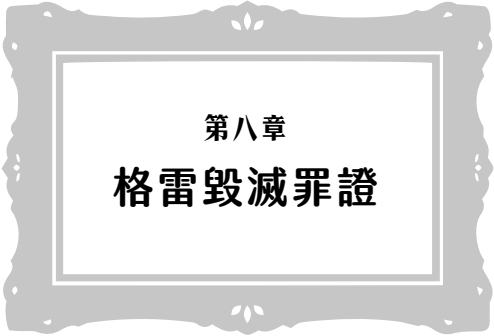
一個可以幫忙抹走一切犯罪痕跡的人。



*chapter*

8

*The Picture of  
Dorian Gray*



第八章  
格雷毀滅罪證

隔天早上九點，法蘭西斯端着一杯巧克力進房，順便把窗簾拉開。

道林睡得很安穩，睡相甜美迷人。

「早安。少爺。」

法蘭西斯在他肩上推了幾下，這個美男子才醒來。

道林一邊睜開眼，一邊露出淺淺的微笑。柔和的陽光照進屋內，他才慢慢想起昨晚那件可怕的事。當他一想到巴瑟，那股恨意又湧上心頭。

這個早上，道林吃早餐吃了很久，因為他坐在桌

前寫了兩封信。一封放進口袋，一封交給傭人。

「法蘭西斯，把這封信送到哈特福街一百五十二號，交給亞倫·坎貝爾先生。」

當傭人法蘭西斯出門之後，道林暗自擔憂起來：「萬一亞倫不在英國，那我就頭痛了。」

道林和亞倫曾經是很好的密友，後來他們疏遠了，只在社交場合偶然碰面。只有道林常常帶着笑容，亞倫卻變得不再愛笑。

亞倫是個聰明的年輕人，他熱愛科學，多半待在自己的實驗室。曾幾何時，亞倫和道林哥兒倆常常會一起去看歌劇和聽音樂會。他們非比尋常的友誼持續了十八個月，後來兩個人突然不再往來。

這段關係就像觸礁的船一樣突然中斷。後來兩人見面時，不再暢所欲言，甚至每當道林在場，亞倫就會提早離開。憂鬱的亞倫也變得不再喜歡音樂。至於兩人之間發生了甚麼事？對着外人，道林從來不肯透露半句，顯得這段破裂的友誼更加神秘莫測。

但今天道林需要亞倫。

道林在家盯着時鐘，焦急地苦候，彷彿各種可怕的念頭和未來爭先恐後呈現在他的眼前。

終於，亞倫來了，道林才放下心頭大石。

亞倫臉色蒼白，神情嚴峻。

「太好了！亞倫，謝謝你過來。」道林笑迎。

「我本來打算永遠不再進你的家門，但你說有攸關生死的急事找我。」亞倫的語氣既冰冷又生硬。

「沒錯，這事攸關生死。請坐。」

亞倫坐在道林對面，經過一陣沉默之後，道林才打開話匣子：「亞倫，房子頂樓有一個上鎖的房間，裏面有一個死人，他已經死了十個小時。先別質问我整件事的來由，這些都與你無關。我要你做的是……」

「夠了，格雷。我不想聽！不管你說的甚麼都與我無關，把你可怕的秘密留給自己吧！」

「亞倫，只有你能救我。你懂化學，我需要你銷毀樓上那個東西，讓它不留痕跡消失在世上。沒有人

看見他進來這個房子，大家都以為他去了巴黎，要幾個月之後才會有人發現他失蹤。我別無選擇，只能拜託你了！」

「你瘋了！我不會幫你……那個人的死因是甚麼？」

「亞倫，這是謀殺，我殺了他。」道林坦承。

「謀殺！天啊！道林，你竟成了殺人犯？我絕不會插手。」

「我不是要你插手，只是要你幫我毀屍滅跡，因為屍體上有很多傷口，這是對我相當不利的證據。如果被別人發現，我就完了！求求你，亞倫。看在我們曾經是摯友的份上，就幫我這一回吧！」

「沒用的，我不幫。」

「你不幫？」

「沒錯。你真是瘋了才會來找我。」

道林露出異常冷靜且堅決的神情，拈來一張紙，在紙上寫了一些字，看完兩遍才遞到亞倫的手裏。

亞倫一看之下，臉色沉了一沉。

「亞倫，我很抱歉。但你讓我別無選擇。我已經寫好了信，就在這裏，地址你也看到了，如果你不幫我，我就把它寄出去。你現在無法拒絕了吧？」道林握有這位摯友的秘密，正好用來寫威脅信。

那是甚麼秘密？就是足以令人身敗名裂的秘密。

亞倫看完紙條上的內容，頭往後仰，眼睛閉上。他的臉色從蒼白轉為死灰，雙手顫抖起來。隔了一會，亞倫才緩聲問：「樓上的房間有火嗎？」

「有。有個煤氣爐。」道林暗笑。

「我要回實驗室拿東西來。」

「不，你不能離開這棟房子。我的傭人會搭車去幫你拿來。」

亞倫在紙上寫上需要的東西，道林拿着紙條吩咐法蘭西斯盡快帶東西回來。

這片空間又只剩下亞倫和道林，兩人沒有目光的交會，也沒有言語的交流，就這樣沉默地等法蘭西斯

回來。

時鐘滴答滴答地緩慢流逝。



終於，門外傳來敲門聲，只見法蘭西斯帶着一大盒東西進來，當中有一堆化學藥劑、一些金屬線、兩個鐵鉗……

「坎貝爾先生，東西是放在這裏嗎？」法蘭西斯問。

「對。」亞倫說。法蘭西斯便離開了房間。

「亞倫，我們得趕快行動。」

道林說完，便跟亞倫合力搬起地上的箱子，一起爬樓梯上樓。

兩人到了頂樓，道林正要打開房門的鎖，突然全身顫抖起來。

「亞倫，我沒辦法進去。」

道林始終無法面對昔日好友的遺體。

「無所謂，我不需要你。」亞倫冷冷地說。

道林將門微微開啟，他看到那幅畫像上那張可怕的臉，那塊紫色的布還攤放在畫像前方的地板，這才想起昨晚忘記將畫布蓋上，當下被嚇得連連後退。

畫像的其中一隻手上，竟然滲出一滴紅色的露水，就像一顆閃爍的血珠！太可怕了！

道林快步走進房間，撿起那塊布，迅速地蓋住了畫像。

亞倫正眼也不瞧道林一眼，只是厲聲下令：「現在，你出去，讓我一個人留下來。」

道林匆匆離開房間，他下樓時，聽到亞倫鎖上房間的聲音。

開始進行化學實驗。

等到亞倫下樓回到書房，已經過了晚上七時。

這位化學家臉色難看，但顯得頗為鎮定。

「你要我做的事已經弄好了，我要走了，希望我

們永遠不要再見。」亞倫咬牙切齒地說。

「亞倫，謝謝你。你救了我一命，我不會忘記的。」道林輕聲說，臉上帶着假笑。

至於威脅亞倫的是甚麼事情？道林已經達成了目的，立刻撕碎那封威脅信，並丟到了壁爐裡燒掉。他這樣做，也是為了湮滅罪證。


亞倫離開後，道林馬上上樓查看。

舊書房裏有股難聞的硝酸味，但原本躺在桌前的遺體已經不見了。

*chapter*

9

*The Picture of  
Dorian Gray*



## 第九章 梵恩的報仇

午夜時分，道林悄悄地溜出家門，在街上攔下一輛馬車。

冰冷的雨從空而降，道林在細雨濃霧之中，來到了酒吧外面。他覺得自己的靈魂已病入膏肓，犯下的罪惡已不可彌補也不可原諒，他要忘掉那些對巴瑟做出的恐怖惡行。只要一進入陰暗的煙館，人人都可以買到「忘憂藥」。

在煙霧瀰漫的角落，有個船員正抱着頭趴在桌子上。吧台旁，站着兩個面容枯槁的中年女人，她們正

在跟一個老男人調情。當道林走到吧台，那兩個女人目光一亮，便靠過來搭訕。其中一個女人認出了他，大聲笑着說：「今晚真是榮幸啊！」

道林厭煩地說：「拜託不要跟我說話。妳要錢嗎？拿去。不要再跟我說話！」

女人隨即把桌上的錢幣拿走。

吧台烏煙瘴氣，瀰漫着糜爛的氣息。

道林想去另一個沒人認識他的地方。就在他走近大門時，沒想到那個女人突然大喊：「和魔鬼做交易的『**白馬王子**』要走啦！」

「不要這樣叫我。」道林瞪着她說。

「你喜歡別人叫你『**白馬王子**』，不是嗎？」

道林懶得理睬，直接離開。



趴在桌上的船員突然跳起來，向剛剛講話的女人

打探：

「那傢伙叫甚麼名字？」

「他？他從來不講真名，我們都叫他『**白馬王子**』。」

那船員聽完她這個答案，隨即發狂似的目露凶光，接着衝出大門，像是要追趕甚麼獵物似的。



道林在雨中沿着碼頭快步前進，剛剛在酒吧的時候他都不停在思索，人的一生活如此短暫，大家都要為自己的生活付出代價。但他已沒甚麼好在乎的，邪惡的念頭就是揮之不去。

突然間，有人從後面抓住他，把他壓在牆上，還有一隻手扣住他的脖子。

道林拚命掙扎，想要拉開對方的手。

轉身之際，道林聽到手槍的咔嚓聲，才發現有把

槍抵住他的頭。

對方是一個身材矮胖的中年男人，兩條手臂都有刺青。

「你想幹甚麼？」道林驚恐萬分。

「閉嘴！你要是敢動，我就開槍。」

「你瘋了嗎？你幹嘛盯上我？」

「你毀了西碧·梵恩的一生！他是我的姐姐！」

原來這個船員正是詹姆士·梵恩。

詹姆士揪住道林，喝罵道：「她自殺了。你要為她的死負責，我發誓要為她報仇。我已經找了你很多年，只知道你的外貌和你的外號，但一直都沒有下落。今晚終於讓我找到你了，『**白馬王子**』！」

「你找錯人了，我根本不認識她。」道林裝作一臉無辜。

「跪下！」詹姆士大喊：「本來今晚我就要出發去印度，真是老天有眼！你最好對我從實招來，否則你非死不可。」

道林嚇呆了，整個人不知所措。突然，他想出了一個大膽的詭計。他問道：「等一等，你姐姐去世多久了？快告訴我！」

「十八年。你問這個幹嘛？」詹姆士說。

「十八年！」道林大笑說：「請你好好看一看我的臉！」

詹姆士遲疑了一下，抓出道林的衣領，把他拖到路燈下。

冷冽的煤氣燈光照在那張臉上——那是一張毫無瑕疵、充滿青春氣息的面孔。

這個美男子看起來只有二十歲，臉上洋溢着青春的光彩。就算超過二十歲，年紀也大不了多少，十八年前那個白馬王子如今不會這麼年輕……這個人不可能是那個害死姐姐的負心漢。

詹姆士鬆開了手，致歉道：「對不起，我差點殺了你。」

道林整理了一下衣領，嘴角帶着冰冷的嘲諷：「真

是的！我不會報警，只給你一個警惕，不要自作聰明胡亂尋仇。」

「對不起，先生。我搞錯了。」詹姆士連聲賠罪。

「你還是趕快回家，把槍收起來，免得闖禍。」

道林說完，便轉身沿着街道緩步離開，轉眼間便消失在雨霧中。



詹姆士呆呆站在行人道上，全身不停發抖。

過了一會兒，有團黑影由暗處走出來，朝詹姆士靠近。

有隻手勾上他的手臂。

詹姆士怔怔地別過臉來……

原來是剛剛在酒吧跟他講話的女人。

「你幹嘛收手？你這笨蛋！他是個禽獸不如的有錢人。」

「但他不是我要尋仇的對象，我不想謀財害命，我只想殺死害死我姐姐的壞男人。那傢伙少說也有四十歲了，但這個男人太年輕了。」詹姆士嘆了口氣。

女人聞言，竟發出一陣大笑，嘲笑說：

「年輕？我十八年前碰見『白馬王子』，他是這個樣子，現在也是這個樣子，年紀差不多四十歲！」

「妳開玩笑吧？」詹姆士大叫。

「我說的是實話，到處都有這樣的傳聞，這個人把自己的靈魂賣給了魔鬼，就為了換一張年輕漂亮的臉。從我第一次跟他見面，經過了十八年，這十八年來他那張臉真的沒有一絲改變。」女人說道。

「妳敢發誓沒騙我？」詹姆士難以置信。

「我發誓。老娘沒騙你……不過喲，千萬不要讓他知道是我說的，我怕他會找我算帳。」她吐了吐舌。

這麼說的話，那傢伙果然是……

詹姆士怒不可遏大吼一聲，趕緊跑到街角，但道

林已不見蹤影。

老天有眼？

壞人總是一再逍遙法外啊！



*chapter*

10

*The Picture of  
Dorian Gray*



## 第十章 打獵意外

一個星期後的某個晚上，道林在他鄉間的別墅和一群朋友聚會。

雖然是熱鬧的聚會，但道林仍然不時感到害怕——來到別墅的第一晚，道林在溫室為公爵夫人採摘幾朵蘭花。突然間，他竟看見詹姆士的臉出現在窗外，像鬼魂一樣凝視着自己。

**哇！**道林昏倒在地上。當他醒來，緩緩睜開眼，旁邊只站着公爵夫人和其他朋友，窗上的人臉已消失了，窗外也沒有詹姆士的蹤跡。

由第二天開始，道林多半待在自己的房裏，任何風吹草動都會令他毛骨悚然，深怕詹姆士會再出現向他索命。道林叮囑傭人和守衛，一旦發現任何陌生人，就一定要立刻通報。一天結束，傭人和守衛搜遍了別墅內外，結果都沒有任何發現。

「你打算一輩子躲在這個房間嗎？」亨利勛爵推開門，看着憔悴的道林。「這太不像你了。」

「我好害怕！我感覺有個陰影就躲在牆角，隨時準備撲向我。」道林低着頭說。

亨利勛爵坐在道林身邊，用充滿磁性的聲音說：「聽着，道林。一個人的過去雖然會留下痕跡，但只要你不曾去想它，它就沒有力量傷害你。今天大家要去打獵，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吧！」

在亨利勸說之下，道林才大膽出門，開車和朋友加入打獵的聚會。

打獵就是有錢人消磨時間的遊戲。

晨霧像鹽巴一樣覆蓋在草地上，天空一片湛藍。

道林在樹林的角落看見他的朋友傑佛瑞爵士拿着槍，便加入傑佛瑞爵士的行程。道林和傑佛瑞並肩走着，突然間，有一隻野兔從他們前面的灌木叢中衝出來。

傑佛瑞把槍高舉過肩。

道林覺得這隻野兔很特別，向傑佛瑞大喊：「別殺牠！」

傑佛瑞掛着笑臉，等到野兔跳進灌木叢，他還是頑皮地對着灌木叢開了槍。

出乎傑佛瑞和道林的意料，灌木叢裏傳出兩聲慘叫，一聲是野兔痛苦的悲鳴，另一聲竟然是男人痛苦的喊叫聲。

「老天！我射中人了！」傑佛瑞爵士驚愕失色，扯着喉嚨大叫：「喂！停止開槍！有人受傷了！」

獵場管理員跑來，向傑佛瑞問：「在哪裏？傷者人在哪？」

「在灌木叢裏。你在幹嘛？幹嘛不叫你的手下過來幫忙？」傑佛瑞爵士一面氣憤地說，一面親力親

為，朝灌木叢跑去。

道林袖手旁觀。

數分鐘後，傑佛瑞等人拖着一個男人出來。道林討厭這種死亡的感覺，既然眼不見為淨，他便索性轉過頭不看。

「他死了嗎？」傑佛瑞爵士問。

「死了。」獵場管理員回答。

沒想到會發生這種意外，簡直慘不忍睹。

道林心裏很不舒服。過了一會，有隻手搭在他的肩上，令他嚇了一跳。

原來是亨利勳爵。

「道林，我們回去吧！」亨利說。

回程的路上，他倆一言不發，彼此也不會覺得尷尬，畢竟這對老朋友已經相識了將近二十年。亨利已年華老去，但道林還是那個年輕俊美的男子。

最後道林看着亨利，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這是個壞兆頭，亨利。我有股不祥的預兆，感覺有不幸的事

要發生在我的身上。」

亨利笑道：「道林，還會有甚麼壞事發生呢？世界上唯一可怕的事就是無聊。」

「老天哪！剛剛是不是有個人在樹後面跑來跑去，一直注視着我？我最近變得疑神疑鬼……我想逃避過去的罪行，我想忘掉內心的恐懼。我會叫人把遊艇準備好，只要上了遊艇，我就安全了。」

「道林，你最近遇上了甚麼麻煩？有甚麼危險？不妨跟我說，你知道我會幫你的。」

「我不能告訴你，亨利。剛剛的意外讓我有了可怕的預感，類似的死亡恐怕會重臨。我現在要去躺一下，我累了。」

道林忽然悲從中來，語氣十分哀傷。



道林在房裏休息時，獵場管理員桑頓來找他。

「桑頓，你是為了早上那件意外來找我嗎？」

「是的，格雷先生。」桑頓回答。

「那個可憐的死者有妻小嗎？我想捐錢給他們。」道林說。

「我們不認識他，先生。他看來好像是個船員。」

「船員？你說船員？」道林突然大叫，一顆心臟彷彿快要停止跳動。

「是的，他兩條手臂都有刺青。身上有一些錢，還有一把手槍。我們就是憑刺青判斷他是船員。」

道林倏地站了起來，急聲問道：「遺體在哪裏？快！我要立刻看看。」

「在農場的空馬廄裏，先生。」

「農場！我自己過去馬廄看一看。」

不一會，道林以最快的速度騎馬趕到農莊。

最裏面的廄裏亮着微弱的燈光，道林急忙走到門口，準備開門。這時他遲疑了一下，即將揭曉的謎底似乎就要顛覆他的人生。

接着，道林打開門，走了進去。

在遠遠的角落躺着一具遺體，顯然就是今早的死者。

遺體的臉上蓋着一條髒手帕，身上穿着襤褸的襯衫和褲子。

——**是他嗎？**

道林害怕起來，他發現自己沒辦法掀開手帕，便吩咐一名農場的工人過來。

「把他臉上的手帕拿開，我想看看他。」道林說。

工人照他的話去做，把手帕拿了起來。

一看見死者的臉，道林發出一陣喜悅的叫聲，高興地哭了起來。

被射死的人就是詹姆士·梵恩。

這個倒楣鬼就是死心不息跟蹤道林，所以才落得如此的下場。

道林站在那裏注視着遺體好一會兒，他的目光就像在欣賞上天的惡作劇，心中那塊沉重無比的巨石終

於粉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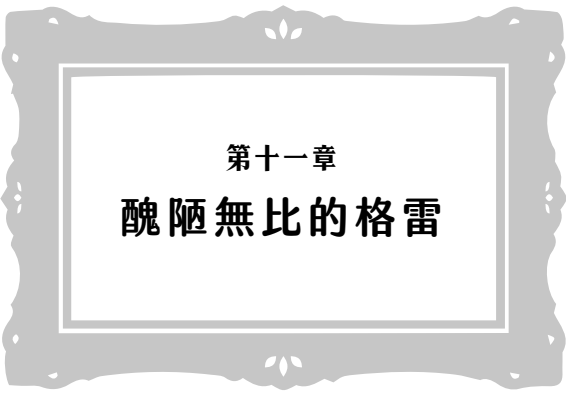
在騎馬的歸途上，他喜極而泣，眼裏滿是淚水。  
他知道自己擺脫了過去的陰影，往後的人生都會平平安安。



*chapter*



*The Picture of  
Dorian Gray*



第十一章  
醜陋無比的格雷

幾個星期後，道林去拜訪亨利勳爵。

「你說你想變成一個好人？哈，你已經很完美了，不需要改變。」亨利眯眼盯着道林。

道林搖着頭說：「我這輩子做了太多邪惡的事，我要改變，我要改邪歸正，我會變成一個好人……」話鋒一轉，他忽然責怪亨利：「都怪你當年給我的那本黃皮書，我才會學壞的。」

亨利的反應只是嗤之以鼻。

「哼！一本世俗眼中道德不容的書，只不過因為

說中了世人不敢承認的黑暗面！」

道林無言以對，便只好轉換話題：

「話說城裏最近有甚麼新聞嗎？我好幾天沒去俱樂部了。」

「大家還是對巴瑟失蹤的事議論紛紛。」

「我還以為大家已經對那個話題膩了。」道林眉頭微皺。

「老弟，這事也才講了六個禮拜。大家最近都過得很精彩，茶餘飯後的話題沒完沒了，有我離婚的八卦，又有亞倫·坎貝爾的自殺事件，現在又有畫家離奇失蹤的案件……大家都說，在巴瑟失蹤的當天，他搭乘午夜的車前往巴黎，但法國警方卻聲稱巴瑟從未抵達巴黎。」

「你認為巴瑟出了甚麼意外？」道林鎮定地問。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你有沒有想過他很可能被謀殺了？」

「巴瑟人緣這麼好，怎會有人要殺他？」

「如果我說是我殺了巴瑟，你有甚麼想法？」

道林一說完，雙眼牢牢地盯着亨利。

「道林，你不可能殺人的，犯罪太粗俗了，不符合你優雅的本性。好了，我們別說巴瑟的事，他搞不好是從馬車上掉落塞納河，現在躺在那片暗綠色的水底呢！對了，他為你畫的那幅美麗肖像畫在哪？喔，我想起來了，你說過幾年前在運送的途中，不知是弄丟還是被偷了。真可惜，我原本還想買下它。」

「我從來就沒有喜歡過那幅畫。一想到它就讓我不舒服。」道林說。

「是嗎？我倒是挺喜歡它的……道林，為我彈首曲子吧！你一邊彈，一邊告訴我你保持青春的秘密，就像畫像一樣永遠美麗。你一定有秘方，我只不過比你大十歲，卻已經滿臉皺紋、老態龍鍾。倒是你，還是和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一模一樣。你的內心變了，但你的外表從來沒變。告訴我你的秘訣是甚麼，為了重拾青春，我願意付出一切代價。」

道林聞言，只是露出一個哀傷的微笑。



當天晚上，道林返家後，便打發傭人去休息，自己則坐在書房的沙發上，思索過往的是是非非，林林總總無法彌補的罪行……但無論他如何渴望改過自新，亨利這個損友總是嬉笑怒罵的澆冷水。

人一旦墮落了，真的永遠無法改變嗎？

他忽然懷念起從前那個純潔無瑕又天真的自己。

他知道是亨利玷污了自己，讓自己的心腐敗。他也知道是亨利帶壞了別人，毀了別人本來光明的前途和美好的人生。

這一切難道無法挽救嗎？

道林忽然開始憎恨自己的美貌，是他的美貌害了他。他的美貌不過是一個面具、一種假象。但逝者已矣，他不得不考慮自己的未來。現在亞倫也自尋短

見，沒人會懷疑到他的頭上，然後大家很快就會忘記巴瑟，一切很快就會過去。

事實上，道林困擾的是他那腐敗的靈魂，是巴瑟畫了他的肖像畫才毀了他的一生，千錯萬錯都是那幅畫的錯。他沒辦法原諒巴瑟，殺他只是一時衝動，但自己早就對他恨之入骨。

至於亞倫為甚麼自尋短見，那是亞倫個人的決定，道林認為自己不必為此感到內疚。

現在需要新的生活，這才是當務之急。他突然想到那幅肖像畫，好奇最近發生了一連串血腥的事，會否令它有所改變。

如果他一心向善的話，也許畫像中的邪臉就會消失。

是的！也許那張邪惡的臉已經消失。

最近，道林開始想做一個好人。

心血來潮之下，道林決定去看看那幅畫。

道林上樓，走進舊書房，一如往昔將門鎖上。

接着，他把畫框上那塊紫色的布扯了下來。

「**嗚哇——**」

乍見眼前的畫像，道林發出了一聲淒厲的哀號。

**畫像變得更可怕了！**

**臉變得更邪惡更醜！**

**手上的血跡比以前更鮮紅，彷彿剛流出來一樣。**

道林嚇壞了，這幅畫彷彿是一面靈魂之鏡——這是在暗示他必須認罪嗎？難道他要永遠背負着殺人的包袱過一輩子嗎？

**不！**

現在只剩一樣對他不利的證據，這就是眼前這幅畫。只要沒有這幅畫的話，就沒有人知道自己做過的惡行……

道林下定決心要毀了它。

為甚麼他要留着這幅畫這麼久？彷彿這幅畫是他的認罪書……沒錯，它在諷刺他的良知和良心。

「我要毀了它。」

道林心意已決。

他環顧四周，看到那把他用來刺死巴瑟的刀。

刀子亮得發光，既然用它殺得死畫家，用它也可以抹殺畫家的一切，毀滅畫家的作品。只要毀掉這幅畫，他就自由了！這把刀將會抹除過去，消除畫中那個畸形恐怖的惡靈。

道林抓起刀柄，狠狠往畫像的心臟刺去！



書室裏傳出一聲苦痛的號叫，還有一聲重物落地的巨響。



叫聲淒厲恐怖，屋裏的傭人全都由睡夢中驚醒，紛紛走出房門。

法蘭西斯找來兩名傭人一起上樓查看。

**砰、砰……**

他們敲門，但沒有回應。

他們大聲喊叫，還是無人應門。

因為沒有鑰匙開門，三人便爬上屋頂，再輪流從陽台爬下來。幸好窗戶的鎖很老舊，他們很輕易就打開了。

他們進入房間後，看到牆上掛着一幅道林年輕時的俊美畫像，就如同他們最後看到那幅畫的模樣一樣。畫像前的地板上躺着一個死去的男人，胸口心臟的位置插着一把刀。他又老又醜，滿臉皺紋，面目可憎得令人不敢直視。

直到看見死者手上那枚戒指，眾人才認出他就是道林·格雷。

*The End.*



Book Wars 名著精讀【英國篇】06

# 道林·格雷的畫像



*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*

★本書選字乃根據〈香港中文大學資訊處選詞用字統一表〉

原	作	Oscar Wilde
譯	者	蘇鈺恩
監	主	天航
修	編	夏青
封	插	薩那
面	畫	廖振堯
內	插	天航文創（南軟）有限公司（負責人：黃黎兼）
文	畫	香港科學園科技大道西19號19W大樓6樓621室
插	畫	泛華發行代理有限公司
設	計	香港新界將軍澳工業邨駿昌街七號
計	版	電話：27982220【歡迎集體訂購查詢】
版		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
發	行	2026年5月初版
承	印	
出	版	
日	期	
期		
ISBN		978-988-76851-9-7

此故事之所有內容純屬虛構，如有雷同，實屬巧合。  
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 Printed in Hong Kong

插畫美術中介：飛天奶茶創作者事務所  
<https://creators.flyingmilktea.com>